

心灵鸟巢

王玉学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XINLING
NIAOCHAO

心灵鸟巢

王玉学

著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心灵鸟巢 / 王玉学 著 / 兰州市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-7-226-04291-5

原书定价 38.00

【中图法分类号】I267 (文学>中国文学>散文>当代作品 (1949年~))

【内容提要】 本书为个人散文集。共选编作者近年来创作、发表的散文作品64篇。作品分五个方面的内容: 乡土回己、地域文化、艺术随笔、哲理小品、旅途抒怀。内容丰富, 视野开阔, 叙事简约, 说理独具眼光, 直指心灵深处。

【参考文献格式】王玉学著. 心灵鸟巢. 兰州市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12. 08.

自序

什么是散文？我赞赏冯骥才先生的比喻：“一个人走在路上是散文，被人推到水里是小说，被风吹到月亮上就是诗了。小说是想出来的，诗是蹦出来的，散文是悟出来的。”

散文，其实就是一个人生活道路上的情感记录。真实是散文的生命。写散文亦无定法，一百位作者就有一百种生活体验，就会写出一百种散文。两个诗人可能碰巧写出一首意境相同的诗来，两位作家绝对写不出一篇相同的散文。这也许正是散文的魅力所在，不必担心被人写完。只要生活在继续，散文就有鲜活的源泉。

我之所以敢闯散文这个大雅之堂，正是基于对散文的这种理解。当然，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，不敢与专业作家相提并论。但我认为，业余作者也有自己的优势。首先是没有靠写作为生的压力，也没有扬名的压力。其次，质朴的文字或许更接近普通人的生活，出书毋须华丽的包装、热闹的宣传等商业考虑。

集子共选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散文四十八篇。内容虽然不是波澜壮阔，却也溪流淙淙，流淌着一个普通人的心灵之泉。为方便阅读，分为四小辑。

我们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。为这个时代欢欣鼓舞，自然是我散文的主题。但我也看到或者说感受到：当代人在步入现代化生活的同时，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、自然灾害频发的危机感、社会道德缺失的烦恼、经济全球化产生的负面影响等等，让人产生了许多迷茫，甚至是无所适从。那么，人类的前途在哪里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
我在许多篇幅中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我认为，人对物质追求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，是当代人痛苦的总根源；反自然的生产技术、无序地快速发展，是对人文资源的摧残；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，人应该减少物质欲望，去追求精神生活，做到精神与物质的统一；人要尊重自然、爱护自然，停止乱砍滥伐树木，停止肆意捕杀动物，停止过度开采自然资源；古人有关“天地人”的理念并没有过时，应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应对当代的危机。

我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微弱的，掀不起什么波澜。但思考过、呐喊过，对得起自己的良知，心安而已矣。

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，诗文并存是这个集子的一个特色。与文章相关的诗歌，我都予以保留，总数达一百四十余首。其中，本人创作的诗词近百首。之所以具有这个特色，并非刻意创新，而是顺其自然。因为，我是从诗词的门缝里窥见文学殿堂的。在熟悉诗词格律、创作一定数量的作品后，发现诗词的容量毕竟有限，常有意犹未尽之感。特别是那些写异国他乡的诗词作品，如果没有注释读者很难明白，注释多了又显得累赘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我尝试着写散文，即在诗词写成之后，再用白话把自己想说的意思说清楚、说完整。在这类散文中，诗词是文章的灵魂，是文眼，是筋骨；文章则是诗词的展开，是诠释，是血肉。结果是诗与文二者相得益彰，写起来也比较顺手。只要诗词写成了，文章的主题就形成了，

不至于漫无边际。有的时候，诗词则直接承担了文章气脉的贯通任务，以求表达更清晰，阅读更顺畅。这样做，对喜欢诗词的朋友也算是一点奉献吧。

此外，辑二有一部分是海外随笔。用东方人的眼光看西方，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外国，这样的诗文，老一辈文学家早已有之。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间，中西方的交流主要在政府之间，用民间视角表述西方的文字很难看到。在这一时期，港台的诗人、散文家倒是保持了对西方观察、表达的连贯性，但他们的作品有一定局限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大陆才有一些作家把散文的触角伸向海外，而用中华诗词来描写异国他乡，作品却不是很多。恰在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，我有机会到美国、澳大利亚和西欧一些国家考察、学习。其间，接触到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，让我产生诸多感想。每次出国归来，可谓“豪气满腔诗满怀”。始而为诗，继而为文，先后发表了六十首诗词和三个系列（《大洋彼岸》《澳洲漫笔》《旅欧散记》），共三十余篇散文。这次从中选出的七篇，基本上是谈异国文化的。虽然，这部分散文也是走马观花，但毕竟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或许能提供一丁点儿了解异国文化的线索，但愿读者朋友喜欢。

是为序。

作 者

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

于金城阳光书屋

003 / 与一条河的纤纤绊绊

016 / 这诗这画这景这情

021 / 阿婆的微笑

027 / 清明雨

035 / 春归何处

038 / 失落的童话

056 / 回乡日记

067 / 心灵鸟巢

077 / 爬上二层楼玩玩

082 / 高原断想

089 / 寻找荷塘月色

093 / 人在江南烟雨中

100 / 宝岛速写

105 / 秦风悠悠起西垂

112 / 夏威夷纪事

118 / 繁华的背后

123 / 踏上古老的土地
128 / 美哉,悉尼
133 / 刻在石头上的罗马
137 / 到底是佛罗伦萨
141 / 萨尔茨堡,就这样吧

147 / **守护心中的月亮**
154 / 台 历
157 / 人有几条命
161 / 聆听智者的低语
169 / 师长风范
176 / 月斧云斤琢肺肝
182 / 难忘的聚会
186 / 小 米
191 / 风雨一肩挑
196 / 赠书如嫁女
204 / 也说意境
211 / 读诗手记

219 / **家有阳光屋**
221 / 布 谷
223 / 谁的城市
227 / 大煞风景

229 / 可怜人的可恶
231 / 嗨,悠着点儿
233 / 一场无裁判竞赛
235 / 联 趣
239 / 只是个猜想
241 / 童言无忌
245 / 想起企鹅还巢
247 / 眺望阴平
249 / 桥
251 / 退居二线
253 / 我的人生五个字
258 / 后 记

与一条河的纤纤绊绊





与一条河的纤纤绊绊

—

我是山里人。

山里人从小就在弯弯的山道上爬啊爬，对山的亲近是不言而喻的。

我出生的村庄名字叫竹园沟。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。村庄四面几乎被竹林包围着，并且左右各有一条沟，左面的叫麻池沟，右面的叫正沟。

只不过“正沟”只有下大雨时才有流水，而“副”的麻池沟却四季流水不断，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。但只要扩展一下视野，也就释然了。

在两道沟的外面，各有一道山梁向前伸出，左面的叫黄土梁，长着清一色的柏树；右面的叫正弯梁，主角却是松树。这正弯梁顺沟延伸，到达村庄正前方时，突然向左弯出臂膀，牢牢护定了村庄。因为其正所当，那沟也就沾了点光。

初通人语时，常听大人说“下河”这个词：“他大今天下河去了……”“明天要下趟河……”，或者“河坝里人如何如何”，诸如此类。

但河是什么？村子里是看不见的。

阿婆说，河是很大很大的沟水。

我大体懂了一点。因为，到了雨季两条沟都会有水倾泻而下。水量大时，轰然作响，很有气势呢。

可是，为什么把沟水叫河呢？阿婆也说不大清楚了。只是说，等你长大了，去大梁上就能望见河了。

竹园沟三面环山，层峦叠嶂，里层是黄土梁和正弯梁，外围是高大的阳山和阴山，村庄依山而建。穿过村子背后那片古木参天的树林，往上就是一道长满桦、松的山梁，村里人习惯叫大梁上。从那里再往上，凸起一座高峰，叫山华嘴。这山华嘴，高入云端，很像一位老人，阴阳二山似其左膀右臂；若登上老人头，方圆百里尽收眼底。它的正面十分陡峭，根本无法攀缘。村子里曾有胆大些的人，从山的背面和两侧攀登其上，采药或打猎，娃娃们当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。

大约是四五岁吧，我们几个小伙伴们终于完成了一次壮游。沿着蜿蜒的山道，竟然走到比村庄高出好多的大梁上。看到袅袅炊烟在脚下升起，大家很是兴奋。

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望河。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朝下望，我对“河”留下的初步印象是：“像一截白色的绸布，一动也不动。”

二

那次望河的经历，增添了我对河的向往。以后，总是缠着父亲带我去看河。父亲那时担任大队的干部，办公地点就在山下的筏子坝。在我幼小的记忆里，父亲三天两头要下到河坝里去。

经不住我再三的纠缠，父亲终于答应带我下山。

那天，应该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依稀记得，阿婆不仅准备了

干粮，还为我换上了干净的衣裳，以及扯不断的千叮咛万嘱咐。

开始的一半路程，一直是在下山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下到山底后，便沿着溪流在一条深谷里前行。曲折蜿蜒的道路两旁，是参差不齐的水田；田里长着不同于玉米和麦子的庄稼；田埂上排列着山上没见过的小树，挂满了青青的果实。父亲说，那是桐籽，熟了能榨桐油，但不能吃的。又告诉我，田里的庄稼叫水稻，能长出你吃过的大米……

河坝里的这些景物，我感觉很新奇。

出了沟口，世界豁然变大了。老远就看见了一株高大的冬青树，依次出现了院落、街道。父亲告诉我，这儿就是筏子坝，再往前就是大河了。

我们先没有进村，而是径直走上村前的大马路。

站在马路上，我第一次看见了河。河从上游的两山间由东向西奔涌而出，响声如雷。那咆哮的河水在沙湾里打了一个大大的漩涡，掉头由北向南而去。能够看见的河面，总共不过三五里，就被下游的山给挡住了。但就是这样一段河，水那么大，流那么急，已经让我瞪大了眼睛。

恰在此时，又望见一个人划着木排冲向浪中，更加惊骇不已。父亲说，那划着的就是筏子，可以划到对岸去。说话间，那划筏人已在下游靠岸了。

后来，父亲带我去了他办公的地方，又被人招呼去家里喝水、吃干粮。可是，我的心里还在想着那河：它是从哪儿来的，又到哪儿去了呢？

回家的路是父亲背着我走的。父亲边走边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有关这条河的概况：从筏子坝往上不远是两条河，一条从文县来，叫前河；另外一条自武都来，叫后河。两条河在玉垒关汇合

成了一条大河，它流到碧口，又下了四川……

晚上，回到家，我兴奋地对阿婆说：“那河有好多好多沟水大呢！”

三

我对母亲河的亲近，乃至敬畏，是在上小学以后了。

八岁那年，我在村学里刚接受了一年启蒙教育，就被同村两个高年级的学生忽悠去玉垒完全小学，直接上了三年级。

从筏子坝到玉垒，溯流而上，五公里路程，中间经过两江口。学校在前河一边。白天，站在学校大门台阶上就可以望见河流；夜里，在波涛声中进入梦乡；放学后，常去河边挑水、洗衣或者玩耍……从此，我的少年时代便和一条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。那时候，老师和学生都爱唱这样一首歌：

白水江边好地方，
清清的江水，微微的波浪；
红红的山茶，绿绿的叶哟，
白水江边好地方……

就这样，喝着母亲河甘甜的乳汁，我渐渐长大。在与母亲河朝夕相处中，也渐渐知道了她的来龙去脉，感受到她的喜怒哀乐。

乡间所谓的后河，其正式称呼为白龙江。从地图上看，它发源于秦岭之西的甘南草原，过武都，走文县，一路浩浩荡荡，直奔玉垒关。所谓的前河，也有一个官名叫白水江。她发源于九寨沟，经过文县城，款款而行，与白龙江在玉垒关不期而遇。可能

是因为白龙江源远流长吧，汇合后的这条河，官方依然叫了白龙江。往下，在玉垒关与碧口之间，又有让水河加盟，它是白龙江的第二大支流。再往下，白龙江在四川广元的昭化镇汇入嘉陵江。

别看白龙江长不到千里，却是一首古老的歌谣。在两江口的悬崖峭壁之下，白龙江粗犷如壮汉，白水江清雅如淑女，两水相拥相爱，同奔前程，却把一道险关留在了身后。然而，正是这“烟荒一绝壑，雾漫两江天”的雄浑之势，使玉垒成为一道千古名关。白水江一侧残存的桥头，即为三国时的阴平桥；关头坝的一段旧城墙，传为秦时所筑；龙潭附近的一座烽火台，则是宋代遗物。于是，这些残垣、断桥、烽火台以及两江口的种种神话，一并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深处。每次路过两江口，总会让我产生一些遐想，并对母亲河的光辉历史感到自豪。

可是，在临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却接连发生了几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：

暑假的一个黄昏，我看见从筏子坝砖瓦厂劳动回来的人们，个个表情凄然、神秘。有人直接去了隔壁同学家，不一会，那里传出呼天号地的哭声。原来，我的一个同学在沙湾里游泳时被淹死了！

也是这年的秋天，生产大队为了搞副业，组织强劳力在江边给林业局大修厂捞木头。营生没干几天，领头的大队长和小队长（我娃娃亲的岳父），却双双落水而亡了！

再后来，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寒假回家，等待过渡时，因乘坐的汽车突然滑向河中，也被淹死了！

与河相关的事故接二连三。特别是这些熟悉的、亲近的人的突然消失，让我对母亲河一度产生了惧怕与憎恨。

大概过了很长时间，对这几起不幸事件的因果关系才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：水性不高却在漩涡中游泳，应是人的无知；没有任何安全措施，又不得不在水上作业，当属人的无奈；司机没有把汽车停稳当，殃及无辜，更是人为过失。如此看来，这三起事故并非河水的过错。

心结既解，亲近恢复。小学毕业后，我追随着母亲河的流向，高高兴兴地来到下游的镇上读中学。

四

白龙江与白水江会合之后，时而曲水盘山，时而清流直泻，行程不远便漂出一座小镇来。小镇一面靠山，三面环水。山碧、水碧，因而得名碧口。别看这碧口镇不大，名气却不小。有笑话说，上海人不知有甘肃，却知道有碧口。这名气先前是因了它的古老，后来则是因它的兴旺。

我初次见到的碧口镇别有一番韵致：江上悠悠的吊桥，河边弯弯的小船，蜿蜒曲折的街道，阔大的芭蕉叶，以及梧桐树下熙熙攘攘的人流，等等。在一个山里来的孩子眼里，一切都是新鲜的。从上街到下街一路走去，两边是结构相同、紧密相连的二层小木楼。住在古色古香的小木楼里的人们，几乎都操着川腔；楼下茶馆里说书的先生，也是用四川话“摆龙门阵”。可是，每到赶场天，来自四乡八村的乡民，却又是陇地腔调。这样，通过语言就把人清楚地分为街上人和乡里人。当然，更主要的区别是生活方式的不同：街上人悠闲，乡里人辛苦。而小镇，在容纳不同声音的同时，又为人们提供便利，市民乡民各得其所。

根据《文县志》记载和街头巷尾的记忆传承，早在明末清初，碧口就名震一方了。那时的碧口，是陇上入蜀的唯一通商口岸：